

S 少年特工队之①
SPYHIGH

间谍学校

The Frankenstein Factory

【英】A.J. 雷切 著



新华出版社

S 少年特工队之 1 SPYHIGH

间谍学校

The Frankenstein Factory

[英] A.J.布切 著

赞歌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间谍学校/ (英) 布切著; 赞歌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6

(少年特工队: 1)

ISBN 7-5011-6711-7

I. 间… II. ①布…②赞…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997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3-7345 号

Spyhigh - The Frankenstein Factory

A.J. Butcher

Copyright © 2003 by Atom Books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少年特工队之①: 间谍学校

[英] A.J. 布切 著

赞歌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50千字

2004年7月第一版 200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711-7/I·417 定价: 16.00元



离 现在 60 年以后，在美国波士顿北部，有一个学校，它实际上并不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

人们像私下里小声说着一个秘密那样低语着德弗洛克斯学校这个名字，并且对于他们所听到的情况感到不得其解。他们听说这个学校是由乔纳森·德弗洛克斯创立的，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据传他就生活在学校里，但是 15 年来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他本人。他们知道这个学校非常高级、非常挑剔，甚至连总统的儿子或是摇滚歌星的女儿都进不了。他们还知道媒体对于这个学校所培养的“特殊才能”的议论，但是这种“特殊才能”是哪方面的呢？没有更多的信息了。最后一点是，所有人都确实知道这个学校在哪儿，它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些都只是从学校外面了解到的。

你得穿过一块面积相当于罗得岛那么大的土地才能接近这个学校，这块土地上大部分是森林。如果你警觉的

话，你可能注意到树枝甚至是在无风的日子都在轻轻振动或者摇晃——这些树的眼睛是在监视你的行动呢。因为德弗洛克斯的树没有树皮和树液，取而代之的是电路和传感器，它们密切监视着每一个擅自踏上学校地盘上的入侵者。

森林终于消失了，你看见学校就在你前面。这时你似乎觉得几个世纪的时光也消逝了。德弗洛克斯学校是一座不规则地绵延着的哥特式堡垒，隐蔽的房间、地牢和秘密走廊里的尖叫与这座建筑是最相称不过的了。它是这么一个地方，在这儿，你甚至在午夜都不愿意沉入睡眠而失去行动的能力；在这儿，你会十分渴望在脖子上佩戴一个十字架，或者带上几瓣大蒜，以防万一。

当然，如果你不想再走远的话，你可以在那儿停下来，观看德弗洛克斯学校的学生们在运动场上做运动。那儿总有一场足球比赛在进行着。总是有比赛。如果你在那儿看的时间够长，你就会意识到它是重复进行同样的比赛，始终不断，就像一次无休无止的彩排。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会让你不安，除非你已经知道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全息摄影，是用来显示出一种正常的假象的。

德弗洛克斯学校真正的活动是在里面进行的。

穿过巨大的自动开启的橡木大门。经过接待员身边——虽然她的年纪已经有资格去领退休金了，但她还是可



以凭她那双皱巴巴的手赤手空拳用十几种不同的方式杀死你。经过学生们的幻影身边——他们永远走在上课的路上，而那些课从来没有开始过。走进一间摆放着一行行书籍的图书室里，如果你把手按在一本书的书脊上——其实并不是一本书，就能证实这也并不是一间图书室，却是一部电梯。一部把你带下去的电梯，把你带到地底下，就在学校地面建筑物的后面，把你带到一个所在，在那个地方，德弗洛克斯学校大体上已不再存在，而是出现了另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学生们给它取了一个不同的名字。

间谍学校。

这儿有校服，但不是色彩鲜明的运动夹克、领结或规定长度的裙子。在间谍学校，学生们穿着的是闪着微光的银色电击服，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这种衣服叫这个名称，你可以试着在一条黑暗的小巷子里袭击一个穿着这种衣服的人，你就会体验到一次被电击的感觉。这儿也有课程，但是几乎没有别的教育机构里占主要地位的那些课程，侦探技巧、间谍历史，高级电脑黑客技术、使敌人丧失战斗力的技巧以及掌握突然性大面积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方法是这个学校课程的基本内容。有一个全息体育馆，供各种身体对抗性训练，一个配备了最新的网络摇篮的虚拟现实机房，还有图书室和各种娱乐设施。

还有一个英雄厅。一个安静的所在，一个表达敬意和

进行反省的地方。墙上的匾额用闪光的金色字母清楚地说明了它的目的：“献给德弗洛克斯学院的毕业生。献给那些为了明天的事业甘冒生命危险的人。”英雄厅远远的那一端，是纪念烈士的，纪念那些在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永无休止的搏斗中牺牲的人。他们的全息影像在光柱中旋转着，下面醒目地饰着他们的名字，好似他们依然是挺立的哨兵，反击着世上的黑暗势力。即使没有别的作用，这些影像也提醒间谍学校的学生，他们不是被选来玩游戏的，而是被选来积极参与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这场搏斗可能会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

一群学生现在正走进英雄厅。领头的高个儿金发男孩是本·斯坦顿，他拉着一个女孩的手，那女孩和他一样也是高个儿，也是金发，那是罗瑞·安吉尔。你可能会说他们关系很近，当然不只是因为除了性别上的不同之外，看上去简直像一个人。队里的其他成员紧跟着。非裔美国女孩凯利·克罗斯依然是一头完美的骇人长发辮儿，她似乎对看到的情景很感兴趣，她明亮、聪慧的眼睛什么都没错过。杰埃克·戴利懒洋洋地和她并排走着，一头乱糟糟的黑发，一脸无聊，但是如果你小看他，那你可就不明智了。看得更仔细一些，你就会看出他那深色的、甚至可以说是黑黝黝的五官和强健精干的身体洋溢着力量。他是那种在战斗中你会想要他在你那一边的人。对于埃迪·



尼利根你可能就不会有同样的想法了，他一头红发，看似刚从床上爬起来，总是因为某个秘密的笑话咧开嘴乐着，但是他也不是偶然被选到这儿的。这个集体的最后一员是詹妮弗·陈，她和其他人保持着一点距离，好像她不怎么属于这个集体，她有一双绿眼睛，四肢柔软灵活，像猫一样。

本领着他的队员走向大厅远端纪念烈士的地方，那儿的纪念物更隆重一些。

“他们在这儿，”他低语着，好似提到圣徒一样，“以往的歌洛克奖章获得者。”

全息影像矗立在博物馆雕像那样的方形基座上，这种奖励使间谍学校过去每年最成功的学生小队永垂不朽——他们就是获得歌洛克盾形奖章的人。这些队员的脸闪着光，好像在为他们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他们的脸是三维的，慢慢旋转着，一起旋转着的还有雕在下面的名字。

不过，本似乎对这一排最末一个方形基座更感兴趣，这个基座迄今为止还没安上全息影像。“这里是我们的位置，”他发下誓愿，“这里是邦德队的盾形奖章树立的地方。”他想像着未来，双眼闪闪发光，这奖励，这荣耀，是给其他队员的，不过，自然喽，作为队长，更是给他自己的。“赢得歌洛克奖章，这是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我们一定要得到。”他转向他的队员。“有谁不同意吗？”

没有。罗瑞像以往一样，是他忠实的女友，轻轻捏住他的手，表示支持。杰埃克·戴利的反应没那么强烈，但他的头那么有力地一点，表达的忠诚一点儿也不少。凯利说“我赞成”，埃迪没吱声，其他人认为这意味着他只有这一次是严肃认真的。詹妮弗的沉默也被认为是同意。这使得本自我感觉良好，并且心里暗暗为自己把邦德队带到英雄厅的主意喝彩。

但是，实际上，詹妮弗的沉默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因为别人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听见。她对歇洛克奖章毫无兴趣。詹妮弗·陈的脑子里有别的事情，她的脑子完全被别的事情占据着。

她知道自己在做梦。她脸上的微笑和嗓子里的笑声暴露出了这一点。这些日子她很少微笑，也很少笑出声来。还有，她又回到了家，妈妈、爸爸和小尚跟她在一起，屋里的灯光是金色的，没有阴影。她在的地方是她不可能置身其中的，和她在一起的人也不可能在那儿，但是詹妮弗不在乎。

要是能永远这样下去就好了。

她拥抱着父母和小弟弟，把他们搂得紧紧的，她似乎能感到他们实实在在地贴着自己的身体，他们的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着。这也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她能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她家人的心跳声，甚至也不是她自己的心跳声。这是沉闷、空洞的撞门声。（不知为什么，门是在房间里，虽然詹妮弗隐约记得它过去一向在大厅的末端。）是那种单调的、致命的撞门声，就像尘土堆积在棺材上。她的父母听见了，小尚也听见了，他们知道自己得做什么。

他们转向门口，转向它那突然的黑暗之中，那黑暗就像坟墓一样张着大嘴。他们转身离开了詹妮弗。

“不，不要走！”她的抗议毫无用处。他们走了，根本没有听见。“妈！爸！别离开我！”“砰砰”的声音充满在空气中。

她的父母在门边。她看不见他们的脸。

“别让他进来！别让他进来！”

但是他们让他进来了。黑夜进入了房间，就像蛇进入了伊甸园。虽然她死命用手指紧抓住家人，可是太迟了。在她的梦里一如在生活中，她总是太迟了。

至少她不再尖叫着醒来。在学校住惯了，这让她有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控制能力。她不想像上学期那样几次把其他人搅醒——她还是能感觉到罗瑞有时奇怪地、怀疑地看着她。但是她得起床。她的床头钟指着三点。今晚她不会再睡了。

詹妮弗溜下床，偷偷走向浴室，把身后的门轻轻锁

上。正及时。呜咽声蓦地迸出，这是深沉的、痛苦的、悲伤的呻吟。她靠着梳妆台跪倒双膝，她知道自己会极其难受。

问题是，这一阵过去的时候，她一点也不觉得好过一些。

她也不会忘记逼近自己的是什么。

几下谨慎的敲门声。“詹？你在那儿没事吧？”是罗瑞在履行值夜人的职责。“我觉得我听见了……？”

“没事。我很好。”詹妮弗惊讶自己说谎说得这么流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这么坚定。“我想只不过是肚子有点不舒服。我会好的。”她心里痛苦极了。

她身体里痛苦的那部分想大声尖叫：“让我一个人呆着！走开！你知道什么？你在乎什么？”

浴室的镜子里，詹妮弗的脸上泪水纵横。

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丹尼尔·丹尼尔斯痛恨这个。

老一套的例行公事把他变得像通灵师一样。丹尼尔·丹尼尔斯估计自己现在能精确地预知下一周、下个月、下一年乃至他的余生在工作日的任何一个指定的时间点得做什么事。老一套的例行公事把他变成了机器人，就像他也装有时下风行的计算机控制的四肢。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使他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要是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就好了，只要有那么一点让人意想不到。

但是这比陨星落到他头上的可能性还小。

就拿今天早晨做例子吧（丹尼尔·丹尼尔斯希望有人会这么做）。6点钟：闹钟响，他床上的床单自动卷缩。7点钟：穿着西服离开房子，这身西服还不如说是一套监狱制服，虽然它比监狱制服值钱得多。7点30分：赶进城的气垫交通艇，因为交通拥挤减少了班次，他得站着。8点30分：到达韦恩赖特大厦，这是他过去20年工作的地方，而且未来20年也很可能得在这儿工作，没有假释的机会。

他接受了视网膜安全检查（虽然人们更有可能想冲出韦恩赖特大厦，而不是冲进去）。接受守门程序辨认，计算机微笑着欢迎他：“早上好，丹尼尔斯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他打算有一天告诉守门程序他今天真实的感觉到底怎么样。

走进电梯。看着贝恩斯穿过对面的大理石休息厅大叫着：“嗨，把住门！”等着他滑进电梯：“嗨，今天差点儿没赶上。”感觉到紧抓住他的那股要命的急迫劲儿。当他说“先生们，哪一层”的时候真切地感到想尖叫，好像他并不是从鸿蒙初开的时候起就在同样的时间按着那些同样的按钮。

和同事一起沿着 17 层的走廊往前走，互相开玩笑，心里希望他们都死掉。和同事一起走进各自的办公室，沉默的、彬彬有礼的门立即按预定程序把他们封在里面，极有效率。

一天开始了。祈祷它结束。

“早上好，玛丽莲。”丹尼尔·丹尼尔斯至少不用对着他的电脑把他声音里的忧郁伪装起来。电脑是对他的声音振动做出反应，而不是对他的情绪摇摆做出反应。

“你好，丹尼尔，”电脑温柔地问候着，恭顺地自动启动了。“今天你想干什么？我总是对你的建议敞开胸怀。”丹尼尔·丹尼尔斯最喜爱的上个世纪的那位电影偶像在屏幕上向他卖弄风情地眨着媚眼，同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玛丽莲·梦露程序是屈指可数的让他觉得日子能够忍受的几件事之一。

“你最好先给我读电子邮件，玛丽莲，”他说，这并不是因为他期待邮件中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消息。

他几乎是正确的。

“最后一封，”几分钟以后玛丽莲总结道，“但是它不是发给你个人的，丹尼尔。它不是按姓名发给任何人的。我还念吗？”

“那么，它说些什么？”他甚至都没有一点好奇。但是接下来的一瞬间很奇怪，丹尼尔·丹尼尔斯走神了。他刚



才听到什么了？是从紧邻的那间办公室里发出的。他刚才确实听到他认为自己听见了的声音吗？一声尖叫？

“它只是写给秩序世界的，”玛丽莲说。

“不管怎样，读吧。”那不可能是一声尖叫，但是丹尼尔·丹尼尔斯能看见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站起来，都同样迷惑不解地看着同一个方向。看着贝恩斯的房间。那儿是贝恩斯在捶打着坚硬的玻璃门想出来吗？他为什么要那么干？

玛丽莲在丹尼尔身后咯咯笑着。“哦，这是一封奇怪的信，”她说道，“我真的不懂。”

现在哈帕也像贝恩斯一样了，他只和丹尼尔隔着一间办公室。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好像是极端恐怖……

在丹尼尔·丹尼尔斯身后，玛丽莲在咯咯笑着，虽然她的声音现在似乎低了一些，阴沉了一些，而且令人烦躁。他转过身，正好看见她的脸起了泡，黑掉了，好像被焚化了似的。她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别的什么东西在电脑里。

“你的死期到了，小伙计，”这个什么东西怒目而视。“你知道的世界——秩序的世界，要完结了。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混乱的时代吧。”

“病毒，”一个黑暗而恐怖的形象在电脑屏幕上形成的时候，丹尼尔·丹尼尔斯喘着气对自己说。“这是个病毒。”

接着他的电脑爆炸了。

它似乎引起了一串连锁反应，爆炸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接连爆发，就像爆炸点名似的。丹尼尔·丹尼尔斯被爆炸气浪冲向门边，不过他基本上没受到伤害。有一瞬间，他甚至开始觉得解脱了——直到他头上的天花板开始嘶嘶作响，而且弯曲裂开，电缆像黑色的肠子一样从天花板中露出来。电缆噼啪断裂，晃荡着，冒着火星，丹尼尔·丹尼尔斯知道只要其中的任何一根电缆触到自己，在太平间里人们就得靠他的牙科记录来辨认他了。

自然，开门的自动装置失灵了。因为它是由电脑控制的。病毒也把它感染了。手动操作是不可能的。他被困在里面。丹尼尔·丹尼尔斯的同事们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所有的人都尖叫起来，恐惧得发疯，撞着牢不可破的玻璃门，而此时那些危险的电缆正涌进他们的小隔间，像蛇一样准备出击。

电光一闪，白得炫目。一声难以想像的高声尖叫。一阵像烧焦了牛排似的啞啞声。丹尼尔·丹尼尔斯那双突出的眼睛看见哈帕不再试图逃跑了。他也不是惟一个。电缆正以致命的准确性出击——好似它们也在病毒的控制之下。他看见可怜的贝恩斯被电缆勒住，发出断断续续的惊恐的叫声，又被甩向空中，像个木偶那样抽搐着。丹尼尔·丹尼尔斯知道很快就轮到他自己了。他该怎么办？



他的椅子。玻璃门。这是个机会。他抓住椅子，抡起来，虽然笨手笨脚，但却用上了一个处于生命最后一刻的人全部的气力——砸向玻璃门。

门滑开了。好像其实他要做的一切就是礼貌地请求一下。椅子的力量把椅子和丹尼尔·丹尼尔斯自己像个陀螺似的送出了办公室，很丢脸地四肢着地落在地板上，但他一丁点儿都不在乎。不管怎么说，没有别的活人看见这一幕。

他从地板上爬起来，急急地跑向电梯。门就在他前面。

他呜咽着对自己说：如果他跑出去之后还能有一口气，如果他能幸存下来，他将决不再挑剔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了。在他的余生过一种有秩序的、系统化管理的、预先编制好的生活，他会很快乐。快乐？不止于此，他会欣喜若狂的。

电梯门看见他过来，亲切地打开了。

不同寻常？意想不到？丹尼尔·丹尼尔斯痛恨这两者。

他冲向电梯里的安全所在，可能他被欣慰的泪水蒙住了眼睛，或者，可能他没有看一下，或者，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不过，丹尼尔·丹尼尔斯是从 17 层楼直接掉了下去。

电梯不在那儿了。

“最后一对，进场，”兰道夫·基纳下士大喊一声。“本·斯坦顿，西蒙·马希。”他像吐骨头似的吐出这两个人的名字，好似他对这两个人满怀嫉恨。

就马希的情况来说，基纳的态度可以理解，本这么想，但是对他本人，基纳应当表现出更多的尊敬才是。他很快就会向基纳证明这一点。

本和西蒙走向训练墙，各自的队友为他们助威。本甚至能听见杰埃克·戴利大喊着加油，比赛期间他俩之间的任何分歧都撇到一边去了（即使还没怎么忘记的话）。邦德队对索罗队。本·斯坦顿对西蒙·马希。最后总会是这样。

“摔断一条腿，西蒙，”本说。

“摔断你的脖子，斯坦顿，”西蒙还嘴。

本咧开嘴笑了。对于秘密间谍来说，感情是个坏东西。感情是个包袱。它把你压弯，让你思想混乱，妨碍你去做你必须做的事情。一个秘密间谍必须压抑感情，把它排除。马希没有这么做。他是在仇恨本，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训练墙上。这意味着他要输。

本把粘着剂喷在电击服的靴子上，并且大量地喷在双手上。这种透明的、凝胶状的物质像一双紧紧贴合而又看不见的 gloves 一样把他的皮肤包裹起来。本握紧拳头，互擦